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花雨 / 方健荣选编.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527-0031-2

I. ①敦…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3879 号

敦煌花雨

方健荣 选编

责任编辑: 田 西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031-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林
非

最初，是乐僊的目光，在如血的三危佛光中看见了敦煌，公元366年，他的内心与神灵相遇的瞬间，决定开凿莫高窟第一个洞窟。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从那一刻，莫高窟在叮叮当当的开凿声中绵延开一个响彻地球的梦，这是一千多年十几个朝代人类共有的梦，东方和西方由此在丝绸之路黄金段的敦煌相逢。仿佛花朵面向了春天，那也是人类激情朝拜的春天，敦煌在漫漫丝路驼铃声声中智慧苏醒，在无数工匠画者的手笔中渐渐绽放。神圣的时光流淌，中国性格融汇了世界的彩虹，佛的脸庞和乐僊们面对面诉说，人类的辽阔深厚与清澈纯真，在古老的墙壁上血脉生动。

在辉煌大梦渐行渐远的时光荒原上，几个小丑的出现成为敦煌的疼痛与耻辱，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个短暂的噩梦使神圣的敦煌更加神秘，犹如东方的金字塔和罗马，在文化的远方矗立高耸。

后来，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们，他们的敦煌梦与乐僊是同一个梦，他们注定要在敦煌过一生，从繁华的大都市投身茫茫戈壁沙漠，他们跪俯在了敦煌。对于有的人来说，敦煌只是一个地名，但对有的人来说，则是一生。

也许艺术家都是坚定的追梦人，张大千、季羨林、井上靖、平山郁夫，不知有多少朝圣者，沿着丝绸之路，奔

向敦煌。画不尽的敦煌，写不尽的敦煌。他们最初脚步也许只是燃烧的激情，可当实实在在踏上敦煌，又有些晕眩，这是飞天起舞的地方，这是花雨飘洒的地方，五彩缤纷，天上人间，遥远又辉煌，在这个更加靠近精神的崇高王国里，沸腾的梦彻底把艺术的心复活了，他们曾迷茫，找不到灵魂的居所，在这里，却离自我更近了，人类美好的情感都在敦煌，在戈壁沙漠的深处，珍藏着灵魂中真正无价的瑰宝。在今天，更多的旅游者也是做着烂漫的敦煌梦，投向故乡般神秘的怀抱，沙漠上脚步纷拥。

每一个做梦的人，都成了敦煌的孩子，这本书中梦回敦煌的每一位作家，用自己亲历敦煌的感触，记住并定格了自己的敦煌梦。冯骥才、高尔泰、余秋雨、贾平凹、周国平、郭敬明……更多的人，撷取了敦煌的一个个闪光瞬间。是的，来一次敦煌是梦想，来一次是不够的，留下了更多的梦想——

“莫高窟的顶上是一片平整的戈壁滩，西面连着鸣沙山，好一处寂静的净土，我到莫高窟工作的第一天中午就登上窟顶，真像到达佛的世界。有一种涅槃之美。”画家高山在《前生来世在敦煌》一文中描绘了他梦境和现实中的敦煌，内中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大气与镇定。“离开敦煌已久，而那里的山山水水依旧入梦，这座亦真亦幻的小城似乎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敦煌于我，直指内心，超越现实与哀伤，如此一往情深。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它是我一个人的敦煌。”生于杭州的美女作家柳营则记述了她早早植于内心的梦，她离开敦煌时，她其实并未离开，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敦煌。“敦煌这地方是有些神奇之处的，她使人似乎置于一种缥缈而又确乎其然的梦境或者仙境，让我觉得了一种被拥裹和围绕的轻盈感，还有一种被托举的澄明感与被接受的宽容感。”杨献平可以说把敦煌梦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一个人可以由梦出发，穿行在沙漠和古今，不失为敦煌做梦的高手。“在我来敦煌之前，莫高窟与月牙泉磁力般地吸引我的脚步不能停止；

在我去过敦煌以后，无论我在与不在，我的心从此永驻。”陈智慧在《敦煌断想》中写出对敦煌道不尽的依恋与乡愁，这是超越了肉体灵魂达到永恒的皈依。“那些飞天，那些神色肃穆的佛像，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一直一直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而当我真实地站在它们的面前，当我仰头看着几千年前的色彩像是观望着天空的五彩祥云，我就觉得陌生了。”郭敬明是新潮的，他的感触也与众不同，在边走边唱的《抚沙》中，他出入于梦境与现实，脚步是如此神奇。“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在千壁画林中徘徊又徘徊，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的无序，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保证多么难得。”高尔泰是经历过血与火的炼狱的人，带着历史与个人的沧桑，梦幻是自然的，为艺术而咏叹是难得的。“敦煌是中国最大的最富魅力的文化磁场，也是人类文化的伟大磁场。记得在日本绘画大师平山郁夫对我说：‘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我随时都想去，就是敦煌。’”冯骥才的《敦煌的魅力》道出了千万人梦敦煌的真正原因，这是深厚的遥不可及的又近在眼前的梦，它原来是一个在文化厚壤处长了根的梦，一个磁场般枝繁叶茂吸引人类的梦——由此可见，敦煌的梦是神奇缤纷，穷极包容一切，把生命和精神都活生生放逐在蓝天下的大漠高原，没有喧嚣，没有骚扰，只是一块灵魂的净地，让失魂落魄的城市人为之向往和倾倒。孙江、胡杨、习习、史德翔、牛庆国、关瑞、阿贝尔、杜卫东、马步升、方健荣……更多的逐梦者，是怀着虔敬，内心隐隐的疼与思念，犹如沙漠上细细风吹过的皱纹，一个短暂的朝拜或浅睡般的梦想，把敦煌贴切地攀在青春荡漾的生命高地。灿烂迷离一梦，多情缠绵敦煌。人和历史都在旷古的星光与长风里跌跌撞撞彻骨销魂地醉了，敦煌，一坛酿了千年的美酒，与春天的花朵干杯。

那年那月，从敦煌走过，我也是背囊里装着梦的人，已经很久，想起敦煌的沙漠长路，恍若隔世，而今，两鬓霜白，何时再回敦煌，

那是灵魂的家园，游子抱着梦。

2010年10月，青年作家方健荣来北京，在丰泽园第一次相见，一个朴实真诚的敦煌人，也是一个坚定的敦煌追梦人。2009年到2010年，他曾选编了《敦煌印象》《大美敦煌》，出版后在散文界评价极高，《敦煌花雨》是前两书的延伸，同样的审美基调，继续同一个梦，三本书组成一部厚重的敦煌美文，也是梦的系列。

敦煌的伟大与魅力由此可见，它不仅是沙漠中辉煌的美术馆，是画家的摇篮与天堂。它更是文学的永恒梦乡，每一个作家来到敦煌，都会写下一个动人的梦。

敦煌的梦，也是中国和人类集体的梦。所有朝拜敦煌的人，都将燃烧内心和身体的全部情感。打开这本书，你将成为又一个敦煌追梦人。

2012年5月19日于北京静淑苑

目 录 | CONTENT

常书鸿	在敦煌的艰难岁月……1
段文杰	敦煌之梦（节选）……13
樊锦诗	漫话敦煌（外一篇）……26
冯骥才	敦煌的无名大师们……31
余秋雨	沙原隐泉……43
高尔泰	流沙坠简（三题）……47
贾平凹	河西三题……56
周 涛	嘉峪关怅想（外一篇）……61
周国平	人类的敦煌……67
林 非	游了三个关……70
萧 默	常书鸿：守望敦煌……75
铁 凝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80
郭敬明	抚沙……86
汪 哲	敦煌（三题）……89
孙儒侗	我踏上的敦煌之路……93
李 浴	敦煌二年的难忘经历……106
高 山	前生来世在敦煌……116
井上靖	张骞……123
	班超……129
陈舜臣	前夜……136
	交脚菩萨……146
杨献平	敦煌梦……155
林家平	莫高窟风情画（二题）……169
习 习	敦煌二题……173

胡 杨	敦煌的诗意（二题）……179
李旭东	敦煌四月八庙会……182
史德翔	渥洼池畔望天马……186
关 瑞	去敦煌……193
阿贝尔	画屏月牙泉……198
王 渊	愧对敦煌……202
郑宝生	在敦煌（二题）……206
肖复华	画家与王道士……210
陈智慧	敦煌断想……214
杨卓轩	大漠孤烟骆驼行……216
牛庆国	莫高窟的“村子”……220
林 染	古阳关遗址……229
李浩斌	阳关抒怀……232
陈思侠	党河峡谷……237
祁建青	敦煌……240
杜卫东	对话弥勒（外一篇）……249
孙 江	千年风吹玉门关……254
艾绍强	永远的敦煌（三题）……260
马步升	日出玉门关（外一篇）……272
谢志娟	段文杰：魂归敦煌……275
陈若茜	一生敦煌情未了……279
严风华	戈壁绝尘……285
陆睿祥	大漠孤烟直……290
刘吾魁	临摹敦煌……293
柳 营	回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敦煌……297
马新明	沐浴党河……301
方健荣	敦煌的水……303
	编者小语……307



一

初到敦煌，我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保护洞窟、内容调查、编号、临摹等都已展开，并取得了成果。每到工作之余，便念及远在千里之外重庆的妻子和儿女。我在信中也不断鼓动妻子携带儿女前来敦煌安家落户。几个月后，为了向教育部要钱和筹备展览的事，我回了一次重庆，并接来了全家。当敦煌这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兴奋极了，孩子们适应能力很强，也深深为敦煌艺术的博大与精深而折服。

我们一家住在中寺。中寺又名皇庆寺，离上寺很近，前后共有两个院子。前院院中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东（东房）是个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贮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后院东房是我们设立的陈列室，北面两间是我们的居室，室内两个土炕，由土坯砌成的书桌、书架并列在墙边。西南的房子是磨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食都是自己买小麦用毛驴推磨加工的。

同事们住在皇庆寺北侧用马房改建的一排房子里。每间有一个土炕、一张土坯垒起的桌子和书架。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以面食为主。当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但大家都十分自觉，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工作，饭

后都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下班时间打钟，临时召集人开会时也是打钟。

董希文、张琳英、周绍森、乌密风、邵其芳、龚祥礼等都上洞子临摹壁画，苏莹辉、李浴调查石窟内容，我除主持所里工作外，也到洞窟中进行调查和临摹。

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好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她决心临摹雕塑，第一个临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上千尊塑像，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他们丰满健壮，衣饰华美异常，虽然脸上的贴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态依旧庄严动人。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摩，几乎每一个都使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

1945年初，原任研究所总务主任张民权走后，从管理方面看，我总感到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这时正好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了一个新疆某部队里退下来的小军官，三十多岁，浙江人，现在家乡也回不去了，想就近找工作。我们住在沙漠孤洲上，又缺个总务人员，此人不正合适？我一听是浙江人，勾起了乡情，心里已有两三分喜欢了，就说：“那么你请他到敦煌来找我一下，我们见个面再决定好吗？”

隔了两三天，那人果然找来了，身带一支驳壳枪。我一听他的口音就问：“你是浙江什么地方人？”他说：“诸暨枫桥人。”我心想：诸暨枫桥，不正是陈芝秀的家乡吗？在这样荒沙大漠举目无亲的边塞里，能听到浙江口音，都算是难得的同乡了，更何况是地地道道的小同乡！我便连忙把芝秀叫出来认一认。两人果然用诸暨话谈上了。

新总务主任上任的不多日子里，积极性特别高。他骑上所里的一匹枣红马，带上自己的驳壳枪，在沙洲上为我们打来了一只黄羊，不久，又从哈萨克牧民那

边为我们买来了一头大肥羊。这样一改善伙食，上上下下一片叫好声。可时间一长，他也就有点儿吊儿郎当，许多事情显然是做给别人看的，对我显得过分的恭顺，对陈芝秀又显得过分的殷勤。

大西北的冬天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地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雕塑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为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们进城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有一天，我去洞中临摹壁画，下午四五点钟，董希文来洞子约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到陈芝秀走后没有音信，讲到开春以来的一切变化。董希文劝我宽心，并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在我的追问下，他拿出一沓信，说这是师母走前，他用钱在徐喇嘛那里截获的陈芝秀送去联系出走的信。我要董把信给我。董说老师您不要生气，我就给您。我答应了他。他把一沓信给我。我一看陈芝秀的信，简直呆了。

我气得悲怆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追，把她追回来，立即牵出枣红马就上了路，拼命往前赶。我估计芝秀最多也只能走到安西，宿夜后才能继续向前走。我只要在天亮前赶到安西，便能够找到。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我感到一股透心的荒凉。这里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个孤身旅客可以被轻易地没收财物，置于死地，尸体往沙丘里一埋，什么痕迹也没有。而且，这类事情如家常便饭一样，时常发生。但我却顾不上这些了，只知道拼命往前跑，往前赶。第二天早上，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西。但是我找遍了安西的车站、旅店，也没找到她的影子，只听人说，前几天是有一辆汽车往玉门方向开去了，司机旁边好像坐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惫一下侵袭了我全身，几乎要一头倒在地上。我强打着精神，匆匆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给马喂了点草料，坐下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了过去。不知道了多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另一位老工人救起的。那里已地靠赤金，那天他们一清早驰车出发，运送器材到老君庙去，在赤金外的公路旁边，发现我一个人倒卧在戈壁滩上，无声无息。经过急救和3天的护理，我才恢复过来。后来当地一个农场的张场长闻讯赶来，他是我浙江的同乡，他安慰我，也劝导我注意身体。他又告诉我说不要再寻找陈芝秀了，她已到兰州，并立即登报说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离婚。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家庭和事业都牵绕着我的心，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不几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敦煌。

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在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帮她解开思想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后来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她的变化既有她主观思想上的问题，也许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困难及难以忍受的困苦和艰难。陈芝秀出生在浙江诸暨，那里是闻名遐迩的江南鱼米之乡，而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活，已经使她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法国妇女一样每天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喜爱穿高跟鞋，潇洒的风度加上她艺术家的气质，更显得年轻、漂亮。在回国后，她随我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的办学生活，逐渐适应了一些，但比起在法国安稳而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言，条件还是太恶劣了。她一边努力改变生活，有时也逐渐改变自己，但仍有化妆的习惯，衣着也十分讲究。记得刚来敦煌时，她仍是穿着高跟鞋，得体的衣着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是围观。艰难的生活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挺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有日子没有天，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有时经费几个月拨不下来，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己一心沉

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使我懊悔的是，我的失误还在于我任用了那个国民党兵痞出身的人当了总务主任。他在背后的鼓动，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也有很大关系……

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风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 254 窟中著名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沉入了梦乡。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翩翩飞出，天空中飘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二

到敦煌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建所后已半年多时间，教育部却一直没有汇钱来。维持所里开支，仅靠我在离别重庆开画展时卖画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得向敦煌政府借钱度日。这也引起一些敦煌县政府人员的怀疑，怀疑我们是否是政府派来的。这种怀疑逐渐已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接二连三地向教育部打报告，均石沉大海。后来，我给当时支持我来敦煌的梁思成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请他帮助询问教育部，落实经费问题。第三天，我接到梁思成的回电，说他接到电报后即去教育部查询，教育部推到财政部，财政部查后回答说并无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并说此事纯属荒唐，现已查明，款即汇出，望继续努力。接到复电后不久寄来的经费，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起到了暂时的稳定作用，经费除还债外，还

有一些结余。于是我们又托在成都的朋友帮忙购买了一点临摹用的绘画颜料、纸张，以及裱画用的绫绢，还买了有关敦煌历史、美术包括国内外发表有关敦煌的报告、文章等资料。同时还扩大了编制，招收了几个新的有专业知识的职工。为了专心工作，我还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沙娜叫来，跟我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失去母亲的幼小弟弟。

1945年春，张民权带一批临摹作品，在重庆搞了一个小规模画展。通过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向社会广泛介绍我国自北魏以来，各朝各代连续不断地发展创造的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视和爱护，同时希望内地艺术学校毕业生和画家，能到敦煌来学习和研究祖国的传统艺术。

当我憧憬着事业的美好前景时，1945年7月，我们接到国民党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我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真是忍无可忍了！

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忽而又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我写信给于右任等，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如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正在濒于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的受到中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展览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读完这激动人心的来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戈壁沙海的危难困苦之中，任何一点支持都是十分宝贵和鼓舞人心的，何况我们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它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

爱国民主人士，把国民党教育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不久，我就陆续收到各处热情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和一个民办艺术机关联系，这个机关已向教育部表示，如果部里取消这个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他们就接管。这些信暂时稳定了职工们的情绪，但教育部的关系已中断一两个月，经费也停发了。我们只好靠那点余款度日，并尽力节约开支，每人每月只发生活费 50 元。维修工作也只得停下来，但临摹、调查、研究及引导游客参观等仍照常进行。

为了应经费紧张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定做了第 428 窟的木门，木工材料费就要两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恰好这时城里的一个商人要我画一幅画像，我就借机要求他捐款。他为了要画，拿出了这笔款子，不过还要求将他和他儿孙的名字刻在木门上。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勉强度日，但职工们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心绪不宁。8 月 15 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我立即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 21 下，并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这天，为了欢庆抗战胜利，我们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收到了，并汇来了一笔钱。但是，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已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

一天晚上，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找我来了。

董希文带着难以启齿的神态说：“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现在的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张琳英又腼腆地加了句：“将来老师如果还办这个所，要我们回来，我们也乐意！”

我心想：夫妇俩来得最早，可以说为敦煌局面的打开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董希文临摹《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等壁画，对原画精髓的理解，对艺术创作上

的精益求精，都是相当突出的。张琳英怀孕临产时，由于这儿条件太差，我们是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送到县城里去的。30公里的大漠风沙，30公里的行旅颠簸，她都没有说一句半句的埋怨话。据护送的人说，她肚子痛得厉害时，也只是咬牙忍受着……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想回去探探亲，也是人之常情，我还有什么好非议的呢？这样，我就问了句：“你们打算怎么走呢？”

希文说：“计划先去北平，看看再说。”

我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松了口：“那么好，你们走吧，到北平给我来信。”

我这一松口，希文发自内心地说：“我们也是不得已，我和琳英虽然离开了，可心还是和敦煌连在一起的，还是和老师您紧贴着心的！”

就这几句话，我也感到宽慰了。

董希文和张琳英两人一走，我的阵脚也就压不住了。

李浴、周绍森、乌密风三人也向我提出要回东北去。

李浴这一两年在美术史上的钻研是有成绩的。他多次对我说，我国历来写画史，都是只写几个著名士大夫画家，例如唐代提来提去是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曹霸、韩干、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他说他将来要是写画史，就一定要扭转这种倾向，要把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描述。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敦煌培养了他，下一步就让他自己去闯荡也好！周绍森和乌密风夫妇早就说过，他们是离不开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的。抗战8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他们想回家乡去看看，也都是情理中的事，我更没有理由反对，只得也松了口：“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三人几乎同声说：“老师，这哪能忘得了呢！”

一会儿，李浴还颤声说：“不，我们要把敦煌的花朵，开到各自的岗位上……”

三人走后，又隔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潘絮兹也来找我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他的话尽管未说完，可我早已心照了。絮兹原来是张自忠部队上下来的，下来以后，他为了上敦煌，一路卖画。到了兰州他安顿下妻子，就孤身一人风尘仆

仆地踏上了河西走廊这块长达两千多里的荒漠之地。他到达敦煌那天，正好国民党教育部不要敦煌研究所了。所里的同事，个个愁上眉头，更是滚油煎心。当他拿出五省检查使高一涵的介绍信给我看时，我真是有难言之隐：原来的人尚且糊不住嘴，怎么能再添丁进口？但我感到这个青年壮志可嘉，最后还是说了句：“你那么远的路跑来了，那就留下吧，苦日子一块儿过！”

潘絮兹来了以后，也真是一把好手，临摹壁画，自有一种风格，刚健清新。他对历代的服饰感兴趣，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写起文章来概括性、条理性都较强。当然，我很快了解到，他也有和我类似的处境，妻子是十分反对他来敦煌的。絮兹到这儿后，接连去了好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复，我将心比心，十分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但愿不要再蹈我的覆辙才好。这样，我不等他说完，也就松了口：

“好吧，你也走，早点回去看看，事业和家庭都重要，不要学我……”

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敦煌的夜是如此的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恐怖的狼号。这样的夜，我本来是早已习惯了的，可是如今我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了。我披衣走出屋，任凉风吹拂。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那是多么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光芒，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它们，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但没有淡化我对这些石洞的感情，而且更深了。这里有我和同事们付出的众多心血。如 220 窟贞观十六年唐代人画的壁画，是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品。1944 年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剥露出来，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东壁左右的维摩变中维摩居士的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羸”的画风和神态。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这是前人，包括研究者如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以及张大千所未见识的。第 285 窟的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 年—539 年）修建的，是隋唐以前最为精美完整的中国民族艺术代表窟。美国人华尔纳曾于

1925年，妄图明目张胆地盗取窟中壁画，遭到敦煌人民的反抗而未得逞。另一个修建于五代太平兴国五年的61窟的文殊洞西壁画《五台山》立体地图，高5米，长13.5米，是一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宝。画中的城楼台阁、伽蓝、寺庙、庵、观、亭、阁、桥梁分别布置在“五台”和“繁峙”两县境内500里的奇岩峰和五台峰中，在曲折的山山水水里面还穿插了看不完的山乡行旅、朝山进香的信徒、高僧说法时的听讲群众，旅店、磨坊、行人、走马、骆驼等等无不应有尽有，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地图。

这时，我不由又想起几天前，由敦煌县长带来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在游览中想凭他的势力，明火执仗地拿走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的菩萨像，说是放在他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真是荒唐。后来我费尽口舌，并以女儿沙娜画的飞天画作为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想到这些，我如果此时离开，把权力交给敦煌的县长，这个艺术宝库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思前想后，我默默发誓，我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三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接着嘉陵骑了另一头。时序又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上的泡泡刺，在已结冰凌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先后来所工作的人大都走了，虽然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我们研究所，但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关系也没有接上。这次我们暂时离开千佛洞，也就是为了去重庆落实各种接管关系，以利今后的工作。

我们就要走了。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从昨天起他们就帮我料理一切。我反复告诉他们，我们一家是暂时去兰州重庆办事，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研究所的人都走光了，所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自寻门路去了。一时我也解释不清，临走，我又叮嘱了两句：